



麦克米伦回忆录

6

从政末期

商务印书馆

麦克米伦回忆录

<六>

从政末期

[英] 哈罗德·麦克米伦 著

陈体芳译

商务印书馆
1980年·北京

Harold Macmillan
AT THE END OF THE DAY
Macmillan London Ltd, 1972

麦 克 米 伦 回 忆 录

〈六〉

从 政 末 期

〔英〕哈罗德·麦克米伦著
陈体芳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6 印张 383 千字

1980 年 3 月第 1 版 1980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300 册

统一书号：3017·254 定价：1.5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欧洲和英国	1
第二章 暂时冻结工资的措施	32
第三章 移民问题	71
第四章 新人新政	82
第五章 欧洲和英联邦	108
第六章 核挑战	139
第七章 战争边缘	174
第八章 变化中的东方	213
第九章 西南阿拉伯地区	253
第十章 非洲的迷雾	269
第十一章 法国的否决	322
第十二章 财政措施	367
第十三章 安全与丑闻	408
第十四章 在莫斯科的突破	439
第十五章 命运的打击	470
第十六章 结束语	502

第一章 欧洲和英国

1961年7月27日内阁同意让英国政府提出参加罗马条约的正式申请。为了着手进行各项谈判，以适应联合王国、英联邦各成员国以及欧洲自由贸易区的其它成员国的特殊需要，这是一个必要的步骤。假如这些谈判果真取得成功的话，我们希望六国共同体能够扩大，以便把所有的，或者几乎所有的西欧国家都容纳进去。这项于四天后(1961年7月31日)向议会宣布的决定，可以视为我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希特勒的崛起使欧洲在仅仅一代人的期间，又一次受到互相残杀和毁灭性战争的威胁；我国的历史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就在那些生死攸关的年头里，发表了一些意味深长的、有预见性的言论。在论及美国的惊人发展之后，他预料还有更多这样的大国会应运而生。

到时候，……欧洲各国将会被半打的这样巨人所包围，而不是仅仅面对一个巨人。我们周围的这些巨人早已长得比我们还要高大；他们的巨大力量，都是从欧洲本身通过这样或那样的媒介，源源流入他们躯体的生命力得来的。这些处于欧洲以外的大国，不是经过欧洲移民拓殖过的，就是被欧洲人所征服过的，或是经过欧洲商人所开发的，要不就是在精神上受到欧洲技术或是制度或是思想的影响而没有具体被欧洲人所侵入过的。但是不管经过如何，他们都由于被纳入西方文明范围之内²而得到新生，而欧洲是西方文明的泉源。这样——把一句名言颠倒过来——似乎我们欧洲人希望一个新世界得以诞生，其目的不是调整而是打乱旧世界的平衡。

他接着说，这种形势是政治家所面临的难题。

如果……处于中心的国家不采取预防行动，那末处于外围的大国就显然一定会单凭武力把它们压倒；这就是说，共同的文明创造者和维护者，将在政治上失去它们的主动权或是它们的独立，大权就会转到外边还不适宜于掌权的“蛮族”手中去。这将不仅仅是欧洲中央一些小国的政治灾难，也将是整个欧洲社会的文化灾难。无论从那方面说，为了大家的利益，都应该避开这场灾难；然而避免这场灾难的责任落在中央各国的政治家身上，这些国家在政治上的存在已受到威胁，应该由他们来采取行动；可是他们又怎样才能够完成任务呢？解决的办法显然在于设法把多元政治和政治斗争转变为政治上的融合和团结；但是这个奇迹又怎样才能达到呢？^①

正如人们所知道的，这个奇迹并没有马上到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事态发展使一个已经危险的局势提前好几年出现。可是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具有先知想像力的人预见到了以后不可避免的演变。我早已谈到丘吉尔甚至还在严重斗争之际，已经就欧洲联合的必要性拟就一篇极端重要的文件，这种联合被看作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维护和平和文明的共同努力的一部分。^②

战争一结束，丘吉尔即于 1946 年 12 月在苏黎世发表演讲，1947 年 12 月“欧洲运动”也接踵而来。马歇尔计划作为一个伟大^③国家所从事过的最慷慨的义举，于 1948 年春导致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建立，这是欧洲复兴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年以后又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年 5 月，欧洲理事会在斯特拉斯堡召开。1950 年 5 月，向西德发出了参加欧洲理事会的邀请，并且被接受了。这样这个运动大体是在英国的领导下，在含糊的、不符合逻辑的形式下展开了。接着开始实行了有关煤炭和钢铁的舒曼计划，1951 年 4 月，六个主要欧洲国家又签订了随之而产生的条约。可惜英国政府却决定不参加。以后几年，各国又忙于尝试组织所

① 阿诺德·托因比，见《历史研究》(1934 年)第三卷，第 304 页。

② 《时来运转》原书第 182 页。

谓欧洲防务集团。虽然此举未获成功，然而由于外相艾登的发起，在1954年10月建立了西欧联盟，从而使各国能紧密合作。这个联盟容纳了一个复兴起来并且重新武装了的德国。

1955年夏，煤钢联营共同体的六个国家——法、德、意、荷、比及卢森堡——在墨西拿开会，讨论成立“共同市场”。次年（1956年）英国政府试图说服它的欧洲盟友去采纳一个包括西欧所有国家在内的工业自由贸易区的办法。如果当时这个计划取得成功的话，许多涉及英国农业以及我们英联邦伙伴们的主要利益的纠纷，都早已避免掉了。可是参加墨西拿会议的六国却于1957年3月签订了罗马条约，该条约于1958年1月1日开始生效。不过在这个期间，有关各国一直在进行谈判，当时极有希望使这两个欧洲集团的利益调和起来。不幸我国的建议最后在1958年11月被戴高乐将军领导下的法国政府所拒绝。^①

于是我国就转而采取另一个看来是实事求是的办法，以便保护自己本身以及欧洲其它非共同市场成员的国家。1959年11月签订了一个包含七个欧洲国家的欧洲自由贸易区条约。可是我对于欧洲，即自由欧洲仅剩下来的部分，分裂为两个集团的情况深为痛心，为了西欧的联合，我在1960年耗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去争取德国人的支持，去取得意大利人的同情，并且设法去消除法国人的持续的反对态度。

1960年末，在短短的圣诞假期中，我准备好了一份备忘录，并让其在同事们中传阅，其内容是关于自由世界的状况，以及把它的所有经济、政治及军事力量组织起来，以抵御在全世界各处向我们逼近的威胁的必要性。这份文件被誉为“宏伟的蓝图”闻名于白厅，它是下一步努力的根据。我已经在1960年最后几个月中，试图争取肯尼迪、阿登纳，甚至戴高乐本人的个人支持。我感到眼前

^① 参看《乘风破浪》，第三章及第十四章。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集中力量争取东西分裂的欧洲的西欧半壁的真正联合，这样就回到了几乎十四年前曾经鼓舞着欧洲运动创始者们的概念中去。

此事在国内牵涉到的主要具体困难是英国农业的前途问题。英国和共同市场国家都支持自己的农业，但其方式大不相同。必须同农业的领导人密切配合，进行深入而仔细的研究。所以我在1961年初就向内阁办公厅主任发出了一份备忘录，叙述我同巴特勒的一次会谈——我是特别倚重他关于这些事务的判断的。

今天我在进午餐时同内政大臣〔巴特勒〕进行了详尽的商谈，并把我们在最近一直进行的事情向他作了极其简略的介绍。他似乎并不过分感到意外，他提出了一项重要的建议。如果在六国和七国的问题上，我们能够做到几乎可以举行谈判的程度，他认为要是农场主协会主席、而且特别是官员们能参与商讨的话，其结果将会大不相同。我们一定要和他们配合。……他说他们的经济专家是很明白事理的，甚至颇值得现在就派人和他接触以作广泛的讨论。

新的农协主席作如此通情达理的谈话，是预先没有料到的，这使我很感兴趣。

5 当然，所有这一切都要通过农业部来进行。^①

4月中旬，经过长时间的商讨后，我满意地指出，农业大臣“的確正在认真着手进行一项涉及欧洲农业问题的新研究工作”。^②

两院中的保守党议员与农业有密切的利害关系，除了我们可以预料到的来自这方面的具体反对意见和阻力之外，还有终于成为反对派的怀疑派，他们所以举棋不定乃是出于更传统性的考虑或者更为崇高的动机。要让如此悠久而密切地和大英帝国的观念联系在一起的保守党去接受新的环境，毕竟是要求过高了。这种

① 致诺曼·布鲁克爵士的备忘录，1961年1月24日。

② 1961年4月13日。引自我的私人日记以及其他私人备忘录的话，均标明记录的日期。

新形势需要有一个新的概念，以便使英国在同欧洲联成一气的情况下较之她保持孤立并且注定要在世界上日益衰落的情况，更能有效地为英联邦和全世界的利益服务；在第二种情况下，她在世界的财富和力量中的比重一定会萎缩下去。所以在提出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正式申请之前，显然首先要尽量推心置腹而详尽地和英联邦成员国政府进行磋商。上一年秋天（1960年9月20及21日），在伦敦举行英联邦总理会议期间，曾经有过几次纯属试探性的会谈。但这些都是在十分小心翼翼的方式下进行的。

2月27日，被内阁授以全权的掌玺大臣希思告诉西欧联盟的部长理事会说，英国准备考虑“根本改变”它对共同市场的原则立场，并准备在得到六国一致邀请的情况下参加同它们的政治磋商。所以我国至少应该决定自己准备怎么办，这一点成了当务之急。不过这里还有一个进退两难的情况，即至少在英联邦各国中间实行初步试探之前，我几乎无法催促我的同僚们去采纳如此新的而冒险的方针，可是除非我们内阁成员已经把这个问题研究得很到位，⁶从而使我们自己确信，参加欧洲集团会使英国的力量和影响最终得到有利于英联邦本身的增长，否则同英联邦国家的这些磋商将会一无结果，而且甚至会有害处——欧洲集团本身就是战后世界所发生的某些困难的产物及其治疗药方。

不巧在3月举行的英联邦总理会议几乎全神贯注于南非联邦的问题，甚至就这个更为重大的问题举行非正式商谈的机会都没有。我在访问华盛顿后，于1961年4月13日把肯尼迪政府的态度告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总理。回国途中对渥太华作了短促的访问，有机会同加拿大总理讨论欧洲的问题。我在写给孟席斯和霍利约克的信中说明，肯尼迪政府看来比其前任更勇于承认欧洲在政治上进一步分裂的种种危险。所以他们认为，如果英国既参加六国的经济联盟，又参加政治联盟那就更好了。在经济上的得

失是难以估计的；但是无论如何应该把这一点同自由世界所面临的更为重要的问题衡量对比。新西兰总理霍利约克自然而然地考虑到这对他本国所带来的具体危险。新西兰产品能继续无限制地免税进入联合王国是极端重要的。孟席斯虽然同意我的想法，但也表示了同样的疑虑。

在以后几天里，内阁就整个问题举行了重要的商讨。初步的结论认为，建成一个真正联合的欧洲，乃是整个西方世界利益所在。虽然由于我们加入而需要在短期内付出经济代价，但是我们呆在外边，就得在长远的将来付出沉重得多的罚金。当然这里还有某些大臣们所提出的关于主权问题以及对英联邦前途的最终影响的几点疑虑；而且对英国农业和英联邦贸易可能造成的损害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谈判的结果。这个问题中有关英联邦的各个方面——在政治上、经济上、尤其是在感情上——其重要性肯定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特惠贸易协议是英联邦连结纽带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在过去五十多年中一直是保守党政策的传统内容之一。固然在近年中其实际重要性的确已大不如前，但英联邦的体制是否经受得住我们正在考虑中的政策上根本改变的压力，殊值怀疑。从另一方面来说，几乎不容否认，即使英国置身于欧洲之外，她可能还是无法永远维持目前与英联邦各国的贸易协议的。要一个保守党政府象数学计算那样精确地衡量得失，其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我们获得成功，我们就一定可以取得能够保障主要有关英联邦各国的重要利益的条款，特别是新西兰。我们也一定能够使我们的英联邦盟友们相信，我们所提出要实施的方针会在长远的将来加强英国以及整个英联邦，⁷ 而不是削弱它们。因此我们不仅要在商业协议中争取有利条款，我们无论如何还要取得主要英联邦国家的真正赞助和由衷的好感。上述这些商讨有时是在内阁全体会议中进行的，有时只是同

几个主要有关的大臣一起进行的。

就欧洲的问题……大臣们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议——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情况相当微妙。同英联邦和农业权益有关方面的人忧心忡忡，甚至发生恐慌。^①

议会对于联合王国意图的质询不断增多。我只好在 5 月 9 日重申：我国对英联邦所承担的义务以及英国农业利益必须被

视为前提条件。不过问题照样存在。正如已经对详情作过研究的人所明白的那样，这一点能否做到是一个十分困难并有高度技术性的问题。^② 我一直认为，假如各方面都有这样做的意向，还是办得到的。但是我也认识到任何这类谈判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的复杂性。

在下院中的压力继续有所增加。

议会质询大多是关于欧洲及共同市场。步伐已在加快，而我们却还没有一套经内阁批准的坚定的政策。^③

5 月 17 日

今晨在大臣委员会中，我们就六国及七国问题作了（历时两小时的）非常详尽的讨论。这是对农业大臣所提文件的第二次宣读会。巴特勒自然是为联合王国的农业担心的，并对此持保留意见；桑兹虽然热衷于欧洲联盟，却也为英联邦担心。不过大家一致认为，现在我们对自己在谈判中的立场有了清楚得多的概念了。^④

两天以后我感到，

在最近几天里，欧洲问题已引起了议会、舆论以及公众在某种程度上的注意。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政府的立场了。还有人指责我们犹豫不决；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已开始了解问题的困难和复杂性。

至于议会，掌玺大臣（爱德华·希思）所作三次演讲已给人们以极好的印象——第一次演讲是向〔党的〕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表的，有人告诉

① 1961 年 5 月 14 日。

② 1961 年 5 月 16 日。

③ 1961 年 5 月 17 日。

我，作为一篇客观地把问题摆出来的演讲词，它是够辉煌的了；第二次和第三次演讲发表于历时两天的外交事务辩论会的开端和结尾。……

在分组表决时，我党仅有五个人弃权……但是有不少保守党人忧心如焚。这非常象 1846 年的情况。不过这些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象迪斯雷利那样和我的皮尔①相颉颃。新闻界的意见有分歧。比弗布鲁克系各报——《每日快报》、《星期日快报》、《标准晚报》早已在猛烈反对；其余的报纸（《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每日邮报》、《每日镜报》）大体上是表示同情的。对于我党和全国来说，我们显然已到了下决心的时刻了。反对派……已经要求举行大选了，可是我却吃不准他们是否真的要这样做。②

我并不无视于我们即将面临的决定的重要性。如果我们决定申请加入共同市场，我们的确就会在过去保守党常常不得不作出的决策上采取一项激烈而几乎有革命性的步骤。但是我还是决心去作这番努力，因为我越来越相信，假使我们获得成功，不单是英国的前途，就是整个自由世界的前途也会光明得多。

当时发生了一桩讨厌的事件，终于使大家暂时分心了。

可怜的拉布〔巴特勒〕倒了霉，他上了老当。他到西班牙去度假。当他前往南方路经马德里时，参加了由西班牙外交部长举行的一次“私人”宴会。他在自认为“没有记录”的情况下，作了简短的“即席”发言。他说：“这么多年来一直把西班牙摒诸国际生活之外，真是太不应该了”。他继续说：“应该把西班牙充分纳入西方世界”云云。西班牙情报部发表了讲话的全文，这就使事情变得不可收拾了。这里的报纸——尤其是“读者众多”的报纸——措词非常激烈。肯定有人会提出进行辩论或是进行一次不信任投票。所有这一切都会使议会浪费大量时间，并且更加使人感到政府已经“不中用”了。这事确实十分令人厌烦，做得十分愚蠢的。③

① 迪斯雷利和皮尔都是十九世纪的英国政治家。——译者

② 1961 年 5 月 19 日。

③ 1961 年 5 月 23 日。

一星期后，

下院今天开会，对拉布在西班牙的越轨行为提出了大量的质询——约有十至十一条之多。我将其一一应付掉。接着进行了大约十五分钟的补充质询。除了“同路人”之外，大家都很愉快。^①

5月25日在伦敦举行了一次英联邦的高级官员会议。他们接到通知说，同六国共同体个别成员国的非正式和试探性的谈判¹⁰正在进行中，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将立即同英联邦国家以及欧洲自由贸易区国家开始对话。所以我们于5月30日采取了一个重要步骤，要内阁摸清在同欧洲经济共同体谈判时，我们希望从中得到的安排是否能为他们所接受，摸清谋求同欧洲结成更广泛的政治与经济同盟的政策是否应该继续下去，还是予以放弃。这无疑需要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同时我们感到，通过一些个人之间的商谈会收到很大成果。当然函电来往也如同和高级专员的密切磋商一样会有作用。不过还需要一些其他的办法。

今晨内阁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议——从10:30至1:00——。我们大家同意(以我的名义)致函英联邦各国总理，提议派桑兹到他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那里去访问，并派其他大臣到另外的国家去访问，以便商讨欧洲及共同市场问题。我坚信当内阁亲自在要做结论之时而不是在作出结论之后去同他们商量，是正确的——因为后面一种情况实际上不能算是商量。而且，只有一位内阁大臣能够把政治和经济上的整个论点说清楚。^②

于是我向所有的英联邦成员国政府总理发出了信件，提议由我们作这种访问。

在下院中的质询浪潮如同伦敦与渥太华之间所交换的紧急信件一样，仍在继续着。我向迪芬贝克解释说，我们无法具体告诉他

①② 1961年5月30日。

我们所设想的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安排究竟是怎样。这是需要我们加以讨论的事。虽然迪芬贝克私下向我保证，至少在第一阶段，他对于英联邦事务大臣的访问是满意的，但是他却发表公开声明，要求举行英联邦总理全体会议。6月13日，当我于议会质询后宣读我的详细声明时，盖茨克尔自然而然地要求我注意迪芬贝克的建议。我回答说，在这种会议变得有益以前，特别是关于各个¹¹ 英联邦国家的不同权益方面，我强调个人之间详细商谈的重要性。由于反对党领袖以及其他议员使用了“在作出决定之前”一词，我就解释说，首先要作出举行谈判的决定，然后在一个相当时间之后，根据谈判结果再去决定到底是否能够得到满意的安排。在回答其余的质询时，我试图将这个过程予以澄清。

6月13日我对下院说：

第一桩事是：要在我们和六国共同体成员国举行进一步的商谈之前，和英联邦国家进行这些会商。这个过程也如同将在本月底和欧洲自由贸易区各国部长举行的会议一样，要彻底予以完成。

由于我认为对于这桩事应该怎样来处理这一点，这位可敬的先生和我的意见相当一致，所以我强调我们现在讨论的实质不是决定应否马上同意某种安排，而是决定究竟要不要参加某项谈判。为了决定这一点，就必须从英联邦和英国农业的角度来判断罗马条约在经济方面的具体作用会带来那些必不可免的害处。不过这里还有关于世界——自由世界——总的政治前途的更为重大的问题，以及怎样才能使我国能最好地作出其贡献的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加以讨论，所以我认为把事情干脆说成是签字或不签字的问题，未免太简单了。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应该小心而有效地加以处理。

由于爱尔兰总理明白表示过，如果英国加入共同市场，他的国家或许也希望步其后尘，所以我邀请他于7月间来面商。这将是方便的，因为我们将在联合王国的大臣们出访英联邦各国期间举

行会谈。我发现肖恩·勒马斯对我特别有帮助，和他的几次会面都使我很愉快。

下一次约会是在契克斯别墅举行的欧洲周末晚会。

12

大臣们（于星期六）晚餐前开始到齐了。晚餐后我们举行了一次非常有益的商谈。（当晚没有官员参加）参加者有巴特勒、劳埃德、希思、莫德林、麦克劳德、桑兹等。次日（星期天）来了很多官员。我估计共进午餐的人有二十五或二十六人之多。我们商谈了一整天——上午及下午。我们取得一些进展——但是进展不大。……总之，我们大家同意让“钦差”大臣们（也许可以把他们叫做施浸礼者约翰们）出发到英联邦各国去。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计划。邓肯·桑兹将去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希思去塞浦路斯；珀斯勋爵去西印度群岛；彼得·桑尼克罗夫特将往印度、巴基斯坦、马来亚、锡兰；约翰·黑尔前往加纳、尼日利亚、塞拉利昂等等。这样就凑成一张相当动人的名单。^①

在契克斯举行的商谈确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同六国的矛盾集中于温带出产的食品以及从发达的英联邦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输入工业品上。我们也许能够满意地从不发达国家争取到热带产品、原料以至某些工业产品。但是从长远看来，即使有了令人满意的过渡性的安排，但要保持英联邦各国在联合王国市场的传统权利是十分困难的。我们必须使六国认识到英联邦对自由世界的重要性。会议一致认为，不论是英联邦国家或是英国的公众舆论，都不会同意英联邦利益只是在过渡时期得到保障。在过渡期终了时将要进行一次工作检查，那时英联邦国家可能从检查结果中能得到些什么，目前难以肯定。在此同时，我们必须向他们讲明，即使英国不参加欧洲经济共同体，政府也无法保证英联邦国家产品能永远无限制地输入。大家同意，英国应当在允许英联邦在过渡期维持目前向联合王国输出的水平的条件

① 1961年8月17及18日。

13 下争取参加罗马条约，而且只有为了不至于妨碍共同体的目的而有必要在共同市场时期改变这些条件时，才应该予以改变，而且这种改变也不得损及英联邦国家的基本利益。

我们同意保持我国财政部在必要时继续对农场主给以某些支援的权利。否则英国农业界会坚决反对的。不过，如果我们要求欧洲经济共同体去接受这一规定，我们就应该去接受某种限制——例如，限定付给我国农场主的最高金额、同意在推行这项政策时不至于使我们能够向欧洲经济共同体输出额外的农产品。

最后，我们一致认为，在同英联邦各国接触时，应该强调我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愿望的政治方面——并且应该就英联邦国家需要保障的权益征求他们的意见。我们还不知道会取得什么结果。

6月22日向全体内阁提出了契克斯会议的结论。“内阁在经过多番讨论后，完全同意了即将向钦差大臣们发出的（关于欧洲等等方面）‘训令’。”^①这份文件详细说明了情况并且对他们所要遵循的方针给以详尽的指示。他们最重要的任务是去说明，到目前为止，我们与六国的非正式商讨中尚未摸清我们加入共同市场的具体条件。只有通过正式申请才能做到这一点。不过我们急于要让我们的英联邦盟友充分了解情况。假如我们决定去举行谈判的话，一定会同他们继续作密切的磋商。出使的大臣们的第一个目的是要摆出

我们在政治上的全面考虑，这些考虑的结论是，为了达到我国在全世界的政治目标，并避免我们所预见到的欧洲持续分裂的种种危险，最有效的方法是联合王国完全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大臣们要说明，——根据联合王国政府自己对这些全面政治上的考虑以及对总的经济上的理由所作的判断——假如能同欧洲共同体商妥令人满意的、能保障英联邦

14

① 1961年6月22日。

(还有联合王国农业和我们在欧洲自由贸易同盟中的伙伴们)基本权益的协议的话,联合王国政府是要参加六国共同体的。

训令的最后两段内容如下:

一俟一切协商结束,我们对允许我们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条件有了清楚的概念时,联合王国政府——把“一揽子条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将就这些条件是否值得我们参加这一点作出最后决定。我们是会充分顾及英联邦国家的,而在这时召开一次英联邦(总理)的全体会议将是适宜的。

可能有的英联邦国家会极力要求联合王国的大臣在这以前召开英联邦会议——甚至真的要求立即召开这种会议。如果是这样,大臣们就要说明,在对方提出可供讨论的具体建议之前,这样的会议是没有多大价值的(要等到和六国的谈判有了相当进展之后,才会有具体建议),不过他们会负责去了解其余英联邦国家的愿望的。总之,联合王国的大臣们要尽力劝阻这种要求召开会议的建议。

同日下午,

(《每日镜报》的)塞西尔·金来访,谈及欧洲、共同市场等问题。他确实是最能干……而且是干得很成功的巨头之一。^①

他向我保证他自己忠于欧洲运动,并且答应以他的报纸的全部力量为自己的后盾。他和他的继任者至今都一直信守着这个诺言。

当我的同事们正周游世界之际,我和某些主要的英联邦总理之间很自然有一些函电往来。我再次向霍利约克、迪芬贝克和孟席斯解释说,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是无法永远保证履行渥太华协议的。在这同时有一个问题照样还是解决不了,即只有通过正式谈判才能使我们知道能否获得我们所要求的条款。我把一份综述过去历史的特别文件寄给我所信赖的老朋友孟席斯。文件的要点是说:欧洲经济共同体已发展为一个扎实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共同体本身已有了活力。我们1955年末决定不参加建立欧洲经

^① 1961年6月22日。